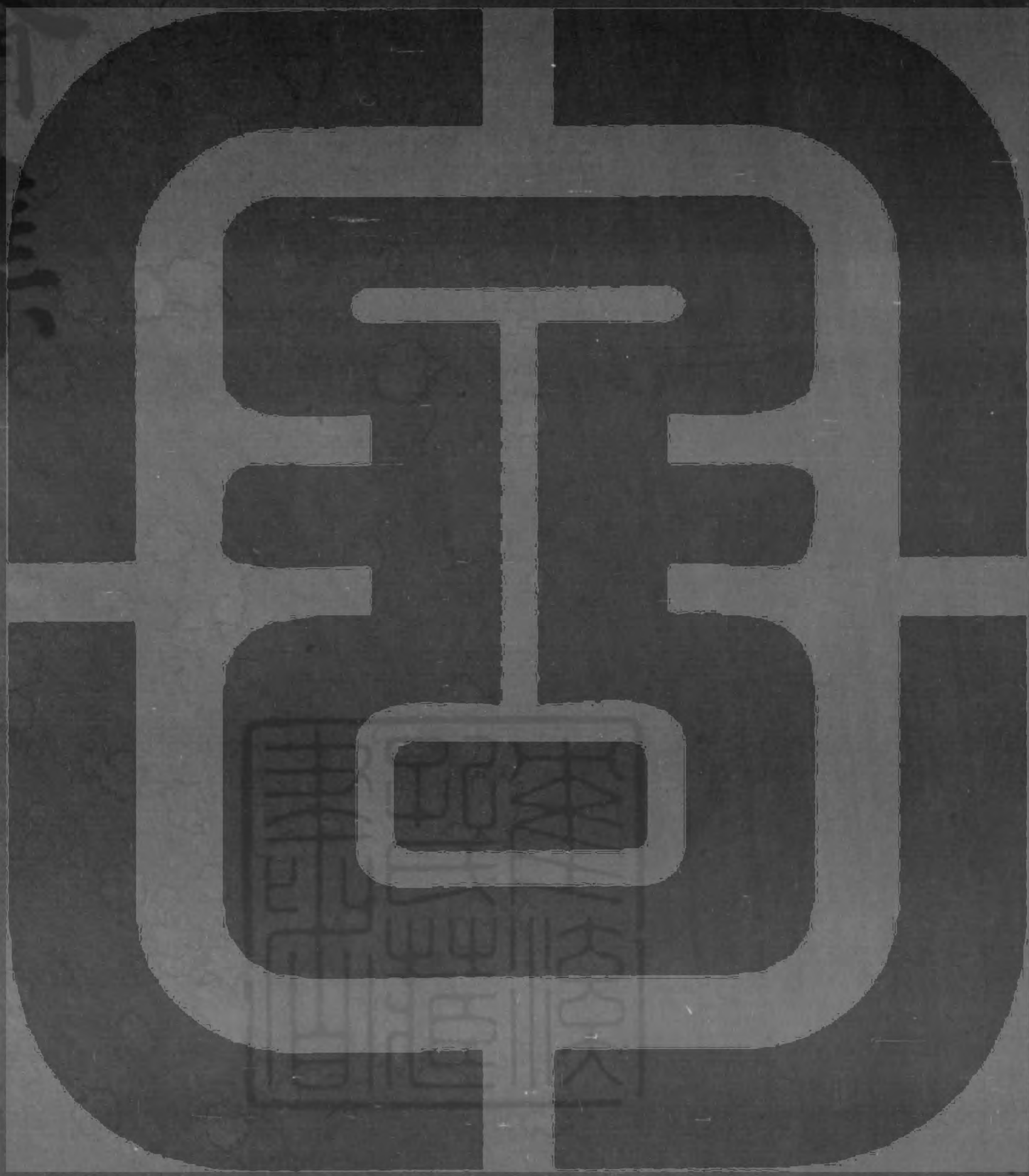


葦齋集
下



韋齋集卷之八

策

試館職策一道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為難也是以姦人矯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為難干

新安朱松喬年



戈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障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為
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
以為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起時合變而各
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
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
晉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為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
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圍
視而起必有扶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
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于一則
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粹然

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契既別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
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
難易方經營募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
原突蕩衝擊分裂四出有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道
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
聽吾之所為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
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為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興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逐夷大憙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群胡之亂董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苻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挽其馬又以為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徽名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拘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汎掃九

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
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
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
變備矣積功累仁享國長久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
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
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久蓋雖未
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
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
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
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

將卒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
疊息而華夏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
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
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
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冒疾讒戾之行也以至民
不安其居大夫為之還定安集勛勞于野而不怨則
見於詩之鴻雁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
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
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
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瓜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
而有轉子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
保民病其離散耕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
怠于干畝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
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
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為也必相與憂勤
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

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
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為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
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獲理之必至不愆于
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
則必有凶年饑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
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
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
哉恭惟 國家祖功宗德涵有區夏僅二百年方將
系隆復振於夷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
中興之竭力以圖恢復明開乃謂欲用今之勢而圖

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
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
土地之開闢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
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為無與於興亡
之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
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
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
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
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

地寄足而終推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處非所論也
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計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
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
之心乎自古興王所藉以為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
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
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
揆事制令出法又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
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為亂夫誰與之
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夫所以
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

之王室亦哀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
暴國莫敢肆不義於其居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
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
所欲為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
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
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
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
何患天下之不治冠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
也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

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
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
復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
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一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
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
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會稽之難而范蠡佐
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

皆傾覆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僥然不可以終
日而三君子之為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
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
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
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蠶之圖吳是驕敵
以待變而已毅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
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僥仰以
僥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疎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
比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內侮之禍實有
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讐恭惟 聖天子憂勞側席日

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
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為其君
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進意其圖回
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領與聞焉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
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洎史離也
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
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
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
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
之業其緊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關於伏節
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
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群臣汗偽者三司條
罪差為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為過而或謂長賊
姦堅逆節以為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晟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略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混之規為有可考者亦子大天所
宜素講也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

四

有隅落鈞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
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
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今夫自漢以來
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為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
操信方堅壁脩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
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陔下則又龍襄奪其軍於定
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
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眾謂宜候望
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
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忍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
為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為
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五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駢服
之備是以戰未有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微勝
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
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
時卒乘偏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載騎載王之時有其

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
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閻
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果橫出難以竒詭有
認認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
其元不然矣維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贊
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
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曰子伯也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方日不暇給又高經遠持
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

漢光武講議論通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延武之
元投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習隸漢焉
菁菁者我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榮之
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
四方暗智門已馳騫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
成就之方以為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
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以苟生為耻而關於伏節死
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
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
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于崇丘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
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文粹邊不得撤警箕歛
以供軍猶懼不瞻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七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
為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
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為之去
其穢而為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為立
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
戰國之世章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美田廬

而久復除以備三晉之民劫之以勢狃之以利要以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于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有不以民為本者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之虜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袵之中携持而采歸者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吾所以勞來安集之豈徒鎮撫其倦倦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又基于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八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糜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強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能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既一天下異時控

弦之雄憑陵邊疆患若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歛手而
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
陵兩河橫清蓋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焱疾之鋒
無敢犯躡其師徒者比歛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晚
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蓋庶幾有得于古人
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
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于古人而條
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為有司索言之

韋齋集卷之八

韋齋集卷之九

新安朱松喬年

書

代人上郡守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
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
為將被惠澤困於會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
人自以為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諤者皆
奮迅淖被人人自以為將受知於下執事其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

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而不以為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藏旦闕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轆細民以廢亂政化地斗入東南與溫福為境又非孔道兵億厨傳之費以臬之庸踈處于此竊自隱度以為奉令承教或可以無過聽于下風今者廼間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尺書控懇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為命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赴官冒大暑扶侍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飲食寢興頃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藥回皇休迫莫知所以為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稟條教聽受約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用照察之

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為不宜乃若某
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嘗出臨上
車騎吏有後至敕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日明
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
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
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
而其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最爾之色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倘假
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
舊敢不勵精畢力彊禦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被自効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寬免之惠亦不敢承也

答莊德榮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款扣所聞辱惠
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
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
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
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
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

終身之耕，殫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同。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揚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於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己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難。夫問塗而之，音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如其之驚憂且追，後乘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款晤，自愛之望。上唐漕書。其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

介之士斂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鬻鬻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為名卿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味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

見且不得而况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己之所不至者徵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為而士之自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肯以有為也後世不然上之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因廉恥之隅以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所謂凡民者然猶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為
於世其亦踈哉嗟天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克
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行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為誇待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為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為泰抱閭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為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
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

為甚自蹈汙蟻少所愧恥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脩絮才諂之吏得免於此者蓋寡則亦無佐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天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其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甚江南草茅一介既冠與有名於吏部采闈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疎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之

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於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為邑僻左雖辱在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荒蕪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嘗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於古者風俗之所聞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其者其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願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說云爾其或市骨之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愧始將是

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加
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矣
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疎後世者為如何邪
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萬語寫以為獻此
古人以為賢於博奕而已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道
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賤
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為起居之間一旦以書冒言上
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立
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道
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冒易取皆以長雄一
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為
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
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為世俗所謂舉子場
屋之文者其言快裂擊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
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
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
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且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
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

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歎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生平鮮有軌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閻闔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逮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復蹈厲頌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此為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彷彿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俾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又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

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
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
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
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
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已以
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
沛足跡相及此何為者耶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
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天偕公牧于魯野而其馬

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適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
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耳也何足以
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
求婉於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
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具主盟吾道推
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
勞末技日效於前以希獎拔而其以菽水之意竊祿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
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

事者子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
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
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法峻潔而思
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奇高妙固已
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
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身願聞一二焉故輒料
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
譬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
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
驟稱於朝始為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

達宜以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
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賤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
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其豈敢
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於世
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門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
子之所恕也文凡諭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
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耶賤職自縻未由
面請願誨惴惴俟命

上李丞相書

其間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
其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
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關於殉國死難之節豈非今
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又至於死先
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
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退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
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
為竒詭絕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不啻若豚蹄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義
於其君豈特苟軀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蓋
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土者不能一日保其天
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之
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又務明君
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徇
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唱之建安之初曹公奉天子
都許拔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討成
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崑獻
敵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在

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晚已而見行焉一朝
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
天而大敵震動唐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生
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眙相顧皆意唐
室不復振遂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
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廈存李克用之徒
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天生民
以未尊君戴土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
不幸淪于久衰之俗劫於猜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
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而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

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
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
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諱謨之偉而莫知
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徇國死
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
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妾庸雜處於其間皆
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
頃者京師之變虜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
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
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逞

之徒皆朝坐燕與謀惟慳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方朝廷以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孰抗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策既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辟邪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竄而瀆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祠

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子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夫爾跌宕塵埃之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末抑將考賢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瞻豈獨其所不為亦豈僕射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其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為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完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元絕氣息弗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婆山林甘恐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

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其間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於楚丘句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赤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捐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推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

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五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
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
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弊未可以一二數也然
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喉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
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汎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
河也其間之不取閩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
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
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賊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軟血
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閩
隴西連氏羌兵勁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之
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聞
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道
荆襄循漢沔以起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撫
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閩陝二年而復大梁
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陸
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若

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此雖聖君賢相之所
不為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
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
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
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不及梁陳
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艫西入河渭蓋東攻新
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
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
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
處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有

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裕
之威北震閩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三
而宗社不陷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使
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叅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
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自賤之士
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
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此韓子之今詞也漢高不
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為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愧於古者有由也夫其嘗為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得於天下之士而其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脩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篳路

之適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擁笈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區區之勢為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儉之交手為市隱之以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之君子自外為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為天子之宰位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益挾一夫之知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个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言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為法於
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
又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
相為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
後能助其上以有為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
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其江南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駭驚之士相與比而

姆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
猾有叔孫先生之道風其急功利尚拳勇又與王揚
蘇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歎歎之憂恭惟泰
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躡天下之俊
乂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勳在鼎
彝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祠之祿道遠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為禮而某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搢衣賓客之末倘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為於世豈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竟乎干冒皇恩某頓首再拜

上謝參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耳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於毫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兀兀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為改也於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為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闢淵源之滄瀆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念士之於學要以求為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道於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詭賢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僣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賢於師友而聞其略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寔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正德於四方而朝野尊禮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莖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
漆洧之上時方真卷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遊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為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決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
為依歸而不可後也而其方迫於祿養有辜摧之役
於海上雖不獲躬笈篋奉几杖以朝夕承聲歎於左
右輒因謁者振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
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贄于下執事恭
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弓薰沐
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踈
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
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抵畏天命不違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予冒皇恐其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百言事者論臣條投獻文字干進不果投

某未聞有一日掃洒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久欲磨揅平昔散散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揚雄篆刻之工而有其

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之上方總攬群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於爲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集獨以為不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馮之得失不足為吾輕重是以漠然真於度外以至

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紘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肆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閣下教寧反側綏輯畔撫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為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撻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於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思也君子於此又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撓於其中是以巨

猶通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
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土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
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何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
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凡今
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顧言於上而
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
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意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虜世常思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
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之可行
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
軍不足以為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為強唯能秉天下
之大義以復柔浸清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
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為通凡可以譎敵而
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為
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為無敵於天下續息未定
而子孫為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平陸之事
竊有取為虜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濱猶徜徉四方歎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

暴不極於此矣吾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
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
務宏綏御之略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
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
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
以億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
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
者西師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又成是以自今觀之
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既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
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
二焉其頤首再拜

無名氏以不詳... 序記

韋齋集卷之十

新安朱松喬年

序記 題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
主婺川輸賦提卒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
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 邑有朱氏 沛國郡 蓋初來於歙
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
婺源者皆產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丞肯常侍之號
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歙溪府居即其曾孫也

即敘漢府君諱甫字今晉濟全美者曾祖之父也繼其居弟二百年不徙寺前

府君有從兄之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

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

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敘漢府君少做僮事繼

母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

替杜公為娶原使君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鄉里

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生業雖煩劇中賦詩

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族中往往有自

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閔詩序體其詩立意教化而

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曾祖廬村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貽子孫有起家者為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

望男從子序此廬村所序也丁

送程復亨序此廬村所序也

廣平程某復亨謂子外兄從子遊於閩者二年子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者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魯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捧芥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
名惡其敗姓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柔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賢之軀豈其
浮沉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往而來問子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章齋朱某
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嘗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曾誼
王克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抹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秘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夜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
諱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間有窺其閤節機
牙者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忒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上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
學而汲汲趨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
亦往往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
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
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
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
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
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
目而生乃謂我且進為於世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
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敬炳目視不

踰足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之請康丁未四月
望日新安朱某序
富沙驛記
紹興十王今右朝請大夫郭侯璋來守是安不為苛
徵之政即以無事則曰建為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浙
士大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終館則問舍於使
旅昔昔平公為諸侯盟庄銅錕之宮數里而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逆觀不敢有增
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廢
址于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景顯趙柏喇以九月甲

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
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庭戶嚴顯堂堂靚深
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
所猶不問館人軍有無闕則雖車馬奔湊而猥至者
皆免與市人役夫有隨踵躡於置塵塗潦之間附驛
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儼以備木朽墜剝墉缺而甍
毀丹漆黝堊之惰闔圮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
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
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
師細大具舉而豐者有度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贏誣之不知，而罔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為，故又不及是，則或視事之荒埋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慊之便，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為今之吏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為病，則既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庶幾不失其遺意，雖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教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乏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得以勤民。建安縣解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湫隘單露於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又更盜賊廢亂，至順王師，群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六年，猶不克以詔書從事，而復於其舊。紹興四年，今左朝請大夫長樂石君廉來為令，汙萊復闢，閭里昭蘇。始營表縣治，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廡庫獄興，凡令所以聽訟宴客者，不侈於舊而皆備。獨門未及作，而石君受代以去。後三年，今令左承事即括蒼葉君時至，曰：閉閣卑痺而風氣虧，疏前令所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過目前，而日待後之人，竊不共事不已，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

屋取凡制教皮而藏之其上今無所於藏而宜之他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因建所謂教書樓者十年正月某甲子始作訖於三月之某甲子以二數之蓋三千而贏嚴正高明父老耒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符詔誰吾里中者蓋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於困窶而將無以生也嗚思而動撫之斯役也猶不吾及况於奉已厭私之為乎於是相率耒請文以為記夫置吏以為民也吏遍於天下而宗良介特之民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者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頤指嚙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吾赤子者而况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素孚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茲樓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也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者厦屋百楹清遠纓濁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十年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可入其徒出沒於蓬藿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封也已而執事者安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祖源易之源數主聞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顛澹然
蒼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來見曰吾將首為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為我記之予日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又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予予雖然子
必勉之子能勸子之人施錢以為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背族夷鬼飢不見踪跡吾儕方在水
火鋒鏑之間不自意全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
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
道迎善祥鄙爭各嚮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庶幾可
以廣吾師勸道羣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
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不損
其舊蓋州之善士其人為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
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呼人之可與為善雖萬折困
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彛未有知其所由始者
也仁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

之於善宜不足為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故子既樂道
建人之易與為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
嘉源之不愆其志也為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
遊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警然不以屑意而尤
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繾綣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
以貧隨時四方僕邀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
亦間又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不余既稔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毫精密無中年衰憊
之氣既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即居之東闢屋若
干搃花藥在列藝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
書史誦於其間客至淪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
子為我記之余方汨當世之垢汗恨無饘粥之田可
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靳靳僅
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
於胃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爾文伯
有田廬以為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徜徉此軒誦壁間

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跋山谷食時五觀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藜藿而况於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督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閭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室有二使候於戶間趨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

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

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即更舍舍

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

女乎曰然其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

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

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兒狀甚忿切

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

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寃甚不待算盡呼之吏誤呼

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

不汝赦也二吏復送歸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
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
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
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
背輒亦從旁取殺之真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
然其亦托以誅瘠斯人也耶嗟夫不倫之愛孰如父
母之於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呶嚶而忍真於死父母
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殘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
以殤禮葬之未成為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况夫
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子來閩中聞

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
孫官有法甚明顧率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
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
子畫鄴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
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况其天性之愛
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
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子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
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
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
年也或由此也夫

章齋集卷之十一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仰甲華祝實開謚頌之信方恐克辭亟拜都俞之詔
俯從人欲曲荷天慈申謝切以為天下君既擁三靈
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曷寄於承宣久叨
陪於扈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
皇帝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生接昌期於千歲已幸
親逢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育臣無任

章齋集卷之十一

新安朱松喬年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仰甲華祝實開謚頌之信方恐克辭亟拜都俞之詔
俯從人欲曲荷天慈申謝切以為天下君既擁三靈
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曷寄於承宣久叨
陪於扈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
皇帝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生接昌期於千歲已幸
親逢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育臣無任

化日初長方謹義和之日潛陽未復灼知天地之心
恭惟皇帝陛下蓄德粹剛撫時嘉謚靈承天紀享
祐含生茂對時行道迎吐氣肆鴻儀之亞歲斂諸福
以錫民庶久荷寵光誤叨春寄佩竹符於江海遙効
嵩呼瞻黼坐於雲天亦同星拱

又撰進儀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策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
正而紀曆卜世具昌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仁
均善率千帝其訓方斂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復長

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嵩呼茂膺殊祉臣
久膺即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於率舞傳觴玉
座但想於登歌

代賀道君皇帝表

斷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寶啓
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華夷慶忭今古罕聞恭惟
道君陛下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曆數以丕
冒於下民得率土之歡心方永承於景命遠傳元聖
遐適希夷下陋周唐初非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
大物自私一德享天壽登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

臣方守郡符阻陪庭列褰裳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日微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曆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契祥開載夙慶浹含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紹文謨功承武烈穰穰大福既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銷九六之會行宅中而居正永躋壽以直民臣方荷朝恩外將使指遐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

頌獻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霄極集鴻祐於三靈受計殊庭効多儀於萬國前件物祥標瑞牒品列貢書瞻邈克天度效奉觴之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又

系祗出寶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克庭罄萬國多儀之享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乾坤之壽天臨正宇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笥躬膺三服之珍漢詔錫金腰適萬釘之麗寵光曲逮哀抃增榮伏念臣頃自布韋浸塵紳組疑

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棘周旋莫効捐軀之志驟
從外服擢宜貳卿分符亟昇於江藩隸職愈親於宸
極重忝使蕃之錫曷酬衣被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中興摠攬黎獻不佞身章之寵式昭
閭寄之隆恩實重於解衣未知報稱悖雖深於垂帶
曷副憂勤

代進 哲宗皇帝實錄表

若稽先王昭示來世追述功德蓋賴聖神之繼承蒐
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垂先無極奕世所同恭惟
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孝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衆正宥服四夷
屬邦誣力肆於紛更故國事遂歸於紹述追攷一時
之異議皆非當日之本心仰惟 皇帝陛下撫時多
艱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度擁右之功推本承
祧又述先朝孝友之志迺因開燕時御道編念疑信
之異傳典刑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博延諸
儒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之整齊舊事
之能仰信褒廣前烈之意至於爰吏猥釀補綴闕遺
雖叨典鉞之榮名竊藉編摩於多士龍興御曆欣正
論之黜行麟趾幸篇懼前備之難繼

天寧節功德疏
九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
人神胥賴更夏交欣矧冒寄於承宣敢虔仰於頌祝
當渚虹之慶節遵蕤簡之真科仰祈不寧之尊必致
無疆之壽伏願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膚
德日新福祿川至推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恩穆
清配道樞而長久

又

月旅辰移節復臨於盈數天旋月轉民久跂於清塵
輒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

伏願 宗祐垂休龍天為祉旋頭隨地坐知胡運之
窮綠耳簫雲即見皇輿之復益崇膺美永燕宸思

又

跡環天下雖風慕於真遊恩浹人心自難忘於善祝
驟足言之日具輸後后之誠仰冀覺慈又從泉欲
伏願 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
眷 永膺萬壽之期興運有開遺民胥賴
天申節功德疏

執衡同序實開申命之祥膺錄御圖自享後天之曆
敢資善祝仰叩覺慈少伸蟻蟻之誠曷報乾坤之施

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
執望賢之轡靈旗星煥亟班涿鹿之師丕冒神州同
躋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常賜為災南畝告病民瀕溝壑諒軫伸慈政戾陰陽
實錄吏青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天
運用悲智伏願洞昭積悃深憫疲羸並告山川之靈
大敷雷雨之施一蘇焦稿式副歸依

代請水白馬鱉溪廟疏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晉滋萬彙瞻茲南畝

通告元陽用竭蠲誠具嚴法供恭叩九淵之邃就分
一勺之清仰祈顧依即告需足訖成豐歲永賴神休

謝林郎中啓

學政師門方幸解顏之進剡章天陞忽披薦墨之光
盛德曷酬溢言難稱仰衡知獎但稽愧懷伏念某衆
謂迂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
強空仰聖門之高遠親方強而養闕苟脫名場之險
巖忍為小人而折腰蓋規干粟以糊口既素志之不
立媿先民其已踈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必有
處於此頃陪下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

仰勤於伏鵠，鑽自獻，輒敢效於躍金。雖祿薄以不
克幸職，卑而易稱，奉承懈緩，已違遺訶。送逆差池，又
叨庇護，俯憐哀拙，何敢望於君子之門。曲特仁明，有
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為幸會，更被薦論，彌敬華章。登
覲宸扈，削管陋質，假重一言，愧溢心涯。恩超望表，茲
蓋伏遇，身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賞，千
載久隆，眷注方此，踐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授能之為
務。趨起自幸，曾微報抵之先容，特達深知。蓋出摧衡
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飾吏之燕勤，或
能自勉，且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闈，

願永煩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
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先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度慰，伏以元聖御歷
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亂略，允資文德之助。
叶濟艱難，惟太微裁成於化元，而內史替襄於基命。道
王德意，咨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風之鼓動。素
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真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謀
三斷國，素蘊蓄於經綸，騰寶璽聲久周旋於敬歷。寧
霜臺之風采，靡聞背闕，以證譚，竦玉斧之威，授孰敢

按兵而顧望亟自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疑
嚴具輪忠黨寡英華於淳古救亂散於斯文衆正既
興並增廟廟之重五平可冀頓釋猷猷之憂豈徒畢
協於師言即見進陪於國論某久於宗幕特荷獎情
試吏馳驅獻魚鹽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胆之輪囷
默自揣於衰踪期永灼於元造末由趨拜徒切俯瞻
賀福州張泰政啓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丹書而造膝方渴於嘉
猷擁玉節以偃籥暫灼於舊德况依庇情居切懼收
恭惟身官學富經綸望隆諧弼疑嚴列侍素高華國

之文艱棘周旋益勵匪躬之操方聖神之踐運躡後
又以奮庸席駕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公於兩社
帝所仰成惟長樂之名藩占全閩之奧壤笑談樽俎
從容雖異於平時襟帶山川鎮撫允資於重望惟國
勢之安危繫輔相而廟謀之本根在朝廷諱膺救卞
之求即有追封之召喜尚會升斗久辱沉塗識太
白於天津敢論疇昔見忠宏於江左幸託微生自
憐况瑄之踪阻拜熒煌之座邈瞻旌幣方聯少吏之
不陳仰累陶鑄願借大鈞之餘力歸依之悃敷述莫
周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論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
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愈諧豈獨私
情之欣屬恭惟身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
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瘁之百為越從寄注
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孝簡清衷席暖
望以九遷待周華胥馬使親輿之養就分帥闡之符
倅狂寇之鱷鯢出道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
陟降殊庭副仄席輟食之歎蕃宣外服有擊鮮戲綵
之歡度少偕於名邦即進撰於密務專門闡下列鄉

鄙晚生鑿枘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方苟祿
以逮親誤蒙收錄之恩因有攀緣之意陰虬自躍僮
密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
罄敷宣

謝謝參政啓

溫言曲薦逮莞庫之下陳竊質何堪被鈞陶之餘力
請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其早守孤絰亟鑿未仕一
行作更久困於抱閔三釜逮親愈勞於負耒晚晚坐
嗟於急景低回益愧於初心友黨譏訶何異土牛之
留戀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於古人

深耻自同於流俗躡立身之矩矱非以干時問行道
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來筭商縉義命所存敢
懷不屑之意會計雖當實有易汙之憂仰藉庇存稍
寬督過冀少稽於歲月永歸即於田園絕希暇又之
游自審寄屯之分何期誤舉驟激濡衷而况抱槩石
渠羽儀上國橫經文席領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
終懼溢言之難副此蓋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
盟紓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膺入陪國論濟川濟
而得再航出布蕩條醜江河而濯尋尺搜揚群彥翊
贊中興俯瞻哀運特垂獎引某敢不追尋舊學勉企

前脩登李膺之門既塵品日游薛公之閣妄意攀緣
儻坯冶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系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入覲前席延登西學會賢方渴謀猷之告
殊庭庇職聿彰體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
事師古而有獲傳說稽首以復王義勝欲而又昌太
公奉書而端冕惟君止而國定蓋源激則流清仰陪
資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熙聖學摹前哲之永圖
眷倚宗臣修本朝之故事恭惟某官學臻聖奧望冠
耆英經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衷道德

被於布章既廣成均之化精忠貫於金石又高社稷
之功亟協師虞進間大政謀王斷國士多誦於格言
尊王庇民世已蒙於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遠請外以
均勞詔甫趨於暑行恩復延於晝接西清入侍聳觀
列辟之儀刑東閣荐開行正台階之符采身久於宗
慕特荷眷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顏之進飛章天陛誤
沾薦墨之餘竊自附於下風期永依於元造閱卑棲
於芑庫已藉褒揚拔滯迹於泥塗尚繫簡記依歸之
素敷述吳周
上纂翰林啓

卑棲冗屑絕致崇高久掃迹於英隲粗安愚守竊馳
心於德宇貪附下風雖藉復烏之瞻尤結蒲牆之想
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固靈襟而
擁福伏惟其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刑忠精自結於主
知風采聳聞於輿誦豫扶衰之大義奮經世之遠猷
陞四禁之華典冊造於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於
中臺力祈勞逸之均暫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
遠民陸贄居中久懸睿想亟膺號召入副詳延忘前
席之勤日親帷幄被解衣之寵望絕臣鄰惟文章閎
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醇醲於慶曆

益知皇運之隆體深切於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
吉辰之獻遠符獨對之言式厭具瞻豈唯孤願伏念
某陔道殊淺賦材疎卑強言升斗之營悵流光其將
晚冥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疎顧方摩冗役之勞
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哀蹤仰惟鑒裁名
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為樂曾未遑於擁篲輒妄意
於攀鱗拳曲無庸將前求於墜括悍堅不棄冀仰累
於坯鎔永惟宗慕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珍蓄前
對寵光

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於歲室
脫冥灼之冗役廁清切之英游祇荷甄收良深震愧
竊以上聖御曆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僭亂
允膺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躔而
儲止庠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歲靡歷
世彌文之咸在圖書襲積黃墨紛綸本原四日之神
靈聿稽於詰訓儲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冀因
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
探西陽之秘文搜薤葦於名山釘金根於往牒則何
以刊收四庫締產九流如專者名實不揚人門供下

抱孤絰而干澤，堅脫名塢，遵三尺以在公。亟摩吏役，
皇皇從食，冉冉趨塵，僅成旋劫，以不堪。雖復傭耕而
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鎗里以深藏，被撒行甚，算商
潮海為親而喜，忘冗瑣之早捷，援上何階，固崇高之
絕致，已分甘於遠屏，誤垂簡於旁招，目齒長飢，空羨
公車之粟，塵踪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竒屯，
方日須於罷道，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軌於脩門，俄被
恩言，俾程薄技，追煖妹之舊學，取笑大方，緝駭敵之
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辟
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聖學之高

明內省寡聞而陷越，敢期膚獎，加錫俞音，追飛郡玉
之峰，獲肩於衆彥，討譯曲奎於畫博，攷於前言，望不
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過其官材，高經濟望，重弼諧
推至公之心，整鉤人物，收辟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
妾庸，濫塵揀拔，咸池在御，不遺曹鄒之詩，華衮所褒
遂畧春秋之責，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之
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
澤露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承流千里，方竊於誤恩，托庇二天，更塵於華薦，辱言

已重引分非宜伏念某受打迂疎遭世休顯玷華塗
之下列昔何補於消涖得支郡之左符今已愆於旂
刀民有豐登之樂心無撫字之勞苟幸庇存敢斷褒
薦溫言曲被膏腴黼黻之華陋質何堪但增管蒯之
重此蓋伏遇某官立中道以待物慕上臣以事君方
榮路之峻躋春哀踪而俯錄顧竭其智力雖無以儒
歸吏之材然老於詩書粗有學道愛人之志稍寬訶
詰加惠初終億無愧於成言其敢忘於厚德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代陳參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伏審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宰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膺之脩先拜溫言之寵
恭惟身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
興運既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已紓西顧之憂彌重
仰成之體餘威所憺式詠嘉况之心序爵更崇益注
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抑愈厲高風豈惟務式於一
時固已紹隆於前哲某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
人大懼天工之曠京師蒙福尚沾河潤之餘感佩之
悖敷宣罔况

謝官觀啓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嗜有煩言重荷陶鑄之賜
得卽自試蒙恩不背乃猶歷懇而有言亟獲奉詞而
自屏捫心知幸銜施不忘伏念某卷曲之材分甘捐
辜享嘉之會理絕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於義命神
明惜耗既蕭颯於顛毛偶給札於玉堂遽飛纒於蓬
蒿叨塵卽選托備史官自抵譴訶卒煩調護矜其趨
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驚滌統之多方蒙裂地讓其
支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守焦思而憂勞衆賢致
身以馳騫指摩厲稍苟進馳驅既永負於食功復何
殊於周利惡縮畏事覺精銳之坐銷懷安敗名顧秦

養而自歎素餐之刺流行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
宗臣德媿元哲謀合大意方宣厭難之威身為國基
實佩扶衰之寄整頓人物叶圖章功將躋四海於丕
平猶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器亦托下風將絕企於
修門未知報稱尚激於末路不至情媿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違門墻積有歲月托身埏埴分苦窳之無庸遠跡
泥塗固高明之絕跂欲布瞻依之懇懼干恩濇之誅
方竊伏於海濱敢徹聲於從吏恭惟暫辭論道均逸
撫封翁受至和具膺多祉伏以其官通契天則身為

國基當軸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
大敵震動而人不憂方廟筭之少勞尚天誅之未決
即承畫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某久深宗
慕音荷甄收誤蒙方底之書俾趨交戟之階甫止中
都之秩荐陪歲室之游而情昵暮間摺愚自信思金
躍之戒每治儆而厚顏七韻出之奇但推歲而卒歲
莫知報効自抵譴訶職是負薪之憂猶曠沒階之禮
曆日其吉趨風匪遙班作礪之篇行見進揚於休命
賦袞裳之什尚無使至於他人

謝人書啓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躅士車稅鞅幸瞻東魯之風
更辱高文以為先誓寔同華袞既假寵於哀踰報之
南金徒深銘於厚意

謝人詩啓

久厭斗升欲乘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何以聞韶
更塵黼黻之文坐增管蒯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
徒有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啓

為甥五肖

竊伏閭閻久心傾於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於婚姻
伏承某人婉婉多儀嘉有則其兄孫某藐是弱質

猶知義方惟節春秋莫收相其儲祀肆求伉儷使撫
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既襲祿於吉卜用委
幣於高閣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抑
先君實寵嘉之

韋齋集卷之十一

韋齋集卷之十二

新安朱松喬年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
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賴以安因
家焉曾祖甫祖振父恂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
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為壽舉先訓
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
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

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胸中冲淡
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
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
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
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熱適重為後日驕縱之
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
而鄙外浮榮蓋天質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為
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
然胸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年月
日卒于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

舉進士迪功即初尉政和也次擢次擢二女未適人
將以其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迪字遵道南劍州將樂人今徵猷閣待
制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某之長子也曾祖某不仕
祖某累贈朝議大夫公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
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之困而樂其為善則矯然
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
極水解的破聞者斂聲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

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
皆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
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徽猷官荆南歸展先塋八月甲
子次于邵武之傳舍以疾卒年若干初熙寧中河南
二程先生紹絕學于孟氏不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
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徽猷與二三公號入
室公方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不顧抱經遊于伊
川之門以邈然少年周旋辟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
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公公于易春秋尤為
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飲食苟不知

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
者習俗昏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怪誕喜訛聖人此
正自淺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於聖人之道略見
圭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自持至分遊方之內外
以為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
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者其所得及商畧古今為
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于家二程先生既沒天下
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徽猷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
公負起諸絕人之肯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
然乃不幸而早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孤尚幼後若干

年始克葬公于某州某縣其鄉某山之原娶華氏朝
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無遺德以喪母致疾先
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子相好
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文信年
之狀來請銘子不及謂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下
士游聞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
銘曰斯文盛衰天膏命之有皆其徑異講乘之道理
不治以與聖違有志于得俗學偕之以見自私非
莫施孰為教然真乘暮情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
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賢

夙戒日濡心停食息訓經不端不陵師訓是程軌道
以趨不畔墨絕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道文蔚然不可
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
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寤以告來世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豁而廬者有宋隱君
子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既孤置家事不問
奉母夫人居焉養盡禮不踣城邑者三十年某視
公季子特立為同年兄幸獲升壹非公退而語世之
士大夫以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作者如公蓋望

其表而知之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矣入哭公柩而退魁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厝于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今為建州建陽人者自公七世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字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家子其可以賤職不共為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反誨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屬疾有異僧過門察公憂甚授丹篆符語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內典晚益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為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制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面短人然無賢不肖尊畏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三試不利禮部始手書古人詩開勉之平生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亡公方主家事實不能斂猶有誣其自私者未幾誣者嘔血疾首陪死於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去不索劑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宛然先是營壽藏一日遣人焚闕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迪功郎為越

之山陰丞飭書別之已乃生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
死生動而況於義利之際然猶不及於疑且謗真為
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
暨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孝遂以學行卓
然為聞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
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茲耶公享年
若干重和改元霈無以年及格而子藉吏部得今官
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
次適王舜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人公猶子宣教
即知南康縣雄實狀其行其視公大人行也顧文字

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
之曰以媮自愚世顧曰智我求有常久不克值有隱
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為佩而閤其音居然環堵鄉鄰
是效不貴以驕曰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
倘采何直浮雲匪躬之羸肆惠于後以學發身公實
有子洞源之樊公推所宅有采承休賢此幽刻

謁廟文

淮官云始蠲日告虔祇被靈祠恭陳薄薦仰斬聰直
昭鑒潔誠冀我寵綏沆無災害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為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有旱沴之憂今茲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愷高者源泉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為海鹵之所浸蝕溝壑在前民今其惛惛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扶于明庭廟食茲土斯民歲時奔走饋祀世世而無敢怠者凡以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為豐以免于飢饉流殍之故也惟神奮張威靈誕布甘澤以荅斯民之望吏亦預受其賜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為今之吏雖

又

未能無愧于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哉屬者雨滂暘驕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於溝壑是用齋祓精虔引愆瀝懇控告於我有神惟神享佑一方克享饋祀尚哀斯民搏手之急密會山川之靈誕敷雷雨之澤庶幾今秋猶得中熟民既得以餘力奉公上之征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於斯人者歲時潔醴豐牲以承事神世世其有斁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間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於學而生民以來未有如天子者其肅將使指惣計閔部服官

之初齋祓進見於學憲延諸生與之瞻望跪起于季
王之庭豈獨昭示斯民興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
今干戈甫息於我困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於君
民兩足之訓仰止鳩仞其敢不虔敬斯其誠也
小春六代謁諸廟文元身更受顯立呼誠無別後
惟神受職明庭審司衆命浮祐此止以無災害茲摠
委翰奉將使指准同云始敢薦微誠云若會山間之
甚罪逆不天未及伸區區烏鳥之養而奄罹酷罰大
恩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告贈官文

備官于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于明堂
祇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
位于外朝之親而其方備數館閣於是贈先考承事
郎先妣太孺人今既三年矣方擊官于茲若朝夕未
以曠敗即罪而得去朝廷當躬持封冢詔書及命服
以告于壟下南望揪梓長號兩泣謹因摠之政和以
告

焚黃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况祉福盈衍遂
推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孝

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罔極之意其於是時雖
未有朝位而備數館閣有司案故事以考妣承事即
孺人之命告于第其不肖不足以荷先訓蒙被封冢
之寵而久官行朝又不即奔告以無失時迺淹留至
于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 神靈不昧尚膺
天子丕顧休命 祭丘君文 猗嗟丘公市隱之倫紛攫金而爭先炯懷璧以自珍
超獨懷於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于自適坦蕩
蕩兮無限遺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首身吾未聞歲

夙周悵識必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
方言還而在道篋覲幣而未陳忽奉訃以來告奄捐
俗而返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往哭
其何及為喪七而廢食傾聞公之晚歲頗玩志於竺
文于一世之泡幻盍生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羸天
以燕其後昆方世冒之有爽矧先德之未泯嗟惟公
復何憾悼生者之號亮馳斯文以俯奠庶冥漠之或
聞 代鄭德興祭龜山先生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

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樞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嚮
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
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耒長諫列
國勢危安廷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子青帝王在淮
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通
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
行四海是式謂當期胸難老永錫執餽訖言福我王
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箦邦人涕洟朝野太息嗟哉真
頑多難所嬰遊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久執經師
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書之

年動著王室公昇銘章黼黻金石幽寤是歲以詔無
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耒從執紼帝懷元
老天不慙遺奠鴈一哀豈獨吾私

祭鄭龍巖文

我尉允溪少未間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居
不我瑕疵美疾潛去砭之藥石比猶有聞追悔何及
見容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官龍巖
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羈宴督以赴銓舊家未寓
耒官公鄉日訪代期阻濶十舍跋予望之重九之書
粲然累紙既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

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淫涓了然達於民政心為衡石
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婆萬事一尊考評書詩
有流有源展矣古人宜壽宜貴豈期微疴一卧遂蛻
位高疾顛基薄崇墉播惡道臭形渥而凶公齋令名
全歸墮下位雖不克不克無憾樂樂諸孤甫以喪歸
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子悲
寄此一酌

韋齋集卷之十二終

玉澗集

次韻梅花

新安朱棹逢年

陰陰雪意雲垂地曳策微行傍清泚眼明橫路出江
梅烟暝沙寒迷表裏當年一夢山月明依約瑤臺見
仙子俗緣掣肘意未了弄出飛瓊亂紛委摩娑銅狄
豈須話滄海揚塵固其埋花神縱步未闌苑羞怕唐
昌倫玉蕊回風自作粧半面泣露真成愁齟齬相看
一笑豈易得分與天香更清美那知脫屣塵寰去頃
刻蓬萊三萬里黃昏誰伴醉鄉歸天色無情淡如洗

次韻寄求道人
天工惜情春無力桃李顰心少顏色夢中矯首望三
山我是東南未歸客巖壑交游人姓支相思江月半
成規遙知草木代說法豈是畫餅隨兒嬉此身分不
過朝市何日相從拂衣袂豈容陶令載白蓮會訂鄭
虔書落拓
二詩寄德榮并簡內觀諸友
春風本自掣肘去那更病留過一旬滿眼山川雖不
改連天桃李已成塵銀河誰與洗兵馬甯唾安能泣
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比飛雲落日在綸巾

九淵亭上二三子見說年來事事新隔水不容招手
喚曲窻已有畫眉人醱醱香好急携酒鷓鴣聲擊催
送春笑我江南未歸客飄然天地一閒身

寄人

一牛鳴地兩禪林霧雨初晴翠靄深熟路緣溪穿窈
窕疎鐘喚客出嶮巖未求黃卷成功處且辦青山避
世心悵望不來還獨送秋風聊作暮雲吟

十月上休日示求道人

老禪獨卧干岩表枯木寒雲伴此身只倚藜根作詩
本肯分秋色與騷人心源落落故難合筆勢翩翩想

絕倫記取濠梁斷金語三山好處要傳真
因踏元看竹不軒因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淇澳渭川那復夢而今天遣出南方要觀大節
雪莫說此君無肺腸照水形容殊不惡臨風
何長山僧豈識留連意千里古人逢異鄉
平生樂事在三餘不管梧陰過玉陰絕尾
句風塵今日正愁予
心賞南樓一味涼波洗山影正藜牀
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未坐他年百尺樓浮雲身上且悠悠
客不見長安亦解愁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客路那知歲月長
酒不問陳登上下
江鄉明朝各聽船
邈書寄出與李知
和詩次韻

邂逅招提頓客輶
便二老風流到我不
悲秋故應騰作鏘
金句莫羨群兒萬戶侯

老兵種菊以詩謝之
蔬畦雨徑策勳時徒種隣墻菊兩枝九日無人過朱
放十分舉酒酌王尼花裁卓玉秋風健香近龍涎曉
夢知負口不應還負眼長鏡炯爾鎮相隨

鄭德子同遊桃花山次韻

江村卜筭路斜斜摸寫癯仙四壁家聞道讀書忘肉
味不緣避世宿桃花青山自作千年調白眼空驚一
望矚欲買雞豚投近社烟蓑雨笠寄生涯

春紅萬樹抱山斜落落真淳自一家雲起坐中疑有
雨酒行杯面恐飛花塵緣未斷心雖勝他日重來約

尚矚重借淵明記遺事武陵今不在天涯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廬山之興

九日黃花笑白頭分將牢落付林丘半川暝色聊償
夢別嶺秋聲旋寄愁江國經年成浪語匡廬入手是
真休未能免俗須登陸睨視元龍百尺樓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冕仲携琴先歸用

壁間韻

來伴秋風十日閑筆端久已識波瀾煩君一醉雙風
月乞與兒曹白眼看
破塵妙語慰畸人鶴綠深衣雨墊巾獨自抱琴山下

去石橋、月色為誰新。新到水西堂，山閣月明。琴山下
見三山次鄭德子韻。月脚微明，雨脚疎。誰將雲夢賦，相如西南山。好君知
不一見，全勝讀異書。何日歸舟，片葉輕白鷗。想伴鶻微鷗，只應謝打蓬窻。
處已作離騷，一半清。起頭點，不若不入。題詩。書。卷。四。
一月尤溪，烟雨濃。任梅揮筆，任杖逢江南。他日摘香
處，莫忘雲間雙鬢落。清淺彎環，遠故牆。一身將影理殘妝，西施俗處無人

見冷落吳宮，溪水香

徐彥猷以仇池詩句為韻作詩十四章見示

答之

徐侯筆下波濤寬，新詩示我清且閑。誰能辛苦學飯
顆，格轍已到元和間。春寒十日不出戶，坐想江柳分
烟鬢。東坡老仙有奇句，析韻琢句光爛斑。疾雷一洗
牛蟻鬧，羯鼓畧驚桃李頑。周郎知音亦已久，仲車着
語誰當刪。大韶六鈞古稱重，汝自力弱無由彎。胡為
坎坎事唾點，今古可笑兒童孱。鄉閭春物入意區，水
光花氣相回環。莫嫌眾口亂如沸，當見三耳生其顏。

嗟吾和詩雖已晚識君妙意存高山告君詩妙須飲
酒社雍一醉寧當慳言或酒常云人言吾詩好即飲酒
寓居南軒
雲氣披獨月意孤冬青倒影上庭隅燈橫老薜城方
去書掩新芸蠹已無一世盡知閑曾酒十年不擬嘆
齊等支頤坐覺疎星沒獨扣龍頭瀉酪奴
臘到方留此日寒雨多未覺過雲殘共驚臺柳急急
去獨把園花細細看洗面不帶千點雪薰衣剝破一
分檀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乙丑臘月十七日立春

日數今年臘天饒半月春滴船欺白首挑鬢笑青唇
遊地疎同隊一作逢人試問津傷心穿豺虎未肯盡

奔秦

南山收宿雨鱗甲一番新

延平道中

一溪春漲午晴初日透波光綠浸裾却憶孤山山下
路石橋清澈看叉魚
雲間三十六峯高北望思歸夢亦勞來客雙峰莫相
笑少低吾眼為兒曹

再次鼇湖阻水因由董山

山雨疎疎心又驚
起瞻天色斗微明
他年一枕江闌
夢知憶逢意此夜聲
一川黃濁寫崐崙
若眼南溪不盡吞
三老亦知行意
連時時插竹記沙痕
拚拚朝霞到客舟
若疑雨意在鳴鳩
好峯天半元相
識且作僧林挾策遊
夢好山晴曉不知
船邊今日見鬚眉
向來快寫崑崙
地元有薰風綠盡時

向年舟自三
山上延平和人韻兩絕
春江一月困揚舲
醉夢無人與喚醒
欲識故交金石

處相逢詩裏眼猶青
春風一夢收桃李
雙燕不知愁絕時
卧向蓬窗飽聽
雨無人識此是新詩

元英折惠柚花

白玉擎花五葉芳
春風吹盡洞庭霜
河西道眼分明
處識破此中知見香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一首

殘臘避新正
疾馳不可輕
梅花相行色
更以風雨送
傷哉綠林豪
支派出章貢
荐食今幾年
金帛既克揀
王旅走山澤
魄散失飢凍
空聞米粟廉
不救干戈痛

冥冥紙錢底千室羅蓋甕祀先不暇膏一夜驚入夢
書生口擊賦自愧脫嘲弄經營華陽馬想像丹穴鳳
融融聲教中焉得餘此衆由基執弧矢鼯鼠何足中
浮烟起南舍春事行倥偬挑寒強破蔬鳥靜獨戒哢
詩情寫物色心匠與折衷章草簡阿戎溪頭試微諷
僕自以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
積雨陰濕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處
流水被道色清絕若有攔檻而無屋宇有筆
硯皆浸水中子驚問何地旁有應者曰此玉
瀾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詩未成而

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難已一再鳴矣因
賦此

蘧蘧飛夢過雲鄉物色清輝眼界長閭闔未招金馬
士蓬萊先立玉瀾堂千尋濯足衣裘冷六字哦詩筆
硯香當與瑤池作同社紅巾青鳥兩相忘

贈周功崇

閩嶺浮沉二十年歸心日夜夢江天謾題甲乙煩君
看若說功名只自憐造物小兒知薄相箇中老子已
忘筌一節間作東南去豈欲求人左海邊

悼鄭彥繼書墓亭

蒼梧翠柏泣西風，尺豕巍然宿草中。寶劍何心求季子，隻雞今日過橋公。麟經有味人誰識，鶴陣論功氣自雄。欲拂蒼厓寫奇節，陳琳撒手語言工。
一作不 何人客子獻上浮，迎竹醉雲淨對山羞無地。青歸愧他年翠繞樓，且從隣寺去烟雨。
一作看沙鷗 繁暑
擊暑不可度，病餘少見招。投鄰借軒卧，信手得書饒。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瓢。醒心覓雪鷺，只恐日薰銷。

大食瓶

竊質謝天巧，風輪出鬼謀。入室奔闕伯，隨舶震陽侯。獨鳥藏身穩，雙虹繞腹流。可克王會賦，漆簡寫成周。

春寒

人道春寒早，擊舟楚山一夜雨。瀏瀏此生削跡江邊路，嫩綠紛紅只自愁。

夏夜極涼

素簡久辭夜，清風先戒秋。稻深群蛤吠，草暗一螢流。舌在殊無計，心空尚有求。按圖尋分野，楚尾見吾州。

六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 立秋

天涯明月見秋風
錯莫誰驚碧樹空
豈意楚山招隱處
盡歸蜀客廣騷中
釣魚聊爾針方直
乞米茫然帖自工
獨卧南軒聽南澗
變花猶作杜鵑紅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時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追
賦二首明年脩故事當書之壁間

橋外茅茨好相過
問酒錢李花今若此
白髮自茫然
落日雲千步
春風雪一川
明朝記來處
石澗響濺濺

又
見說小軒久無人
喚我來直如春力快
故遣客懷開

玉之花千樹霞翻酒一杯
江陵二月尾襟韻信難陪

春間小詩書趙園壁追錄之

柳態隨時秀花容近酒輕
綠寬京洛語蓋抹早鶯聲

又
小語不知夕幽香無盡時
影寒人欲醉明月照醅醇

又
自得春風信開懷待此花
餘寒固艱棘今夕雪斜斜

又
夜月闌杯淺春風楚製輕
故鄉空費夢來此聽鶯聲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落日解衣無一事，移床臨水已三回。
斗沉北嶺魚方樂，月過秋河雁不來。
踈翠庭前供答話，淡紅木末勸持盃。
明明獨對蒼華影，莫上睢陽萬死臺。

西風扶病上江樓，老眼淒迷一色秋。
帆影戛雲追斷雁，角聲吹月舞潛蚪。
栽培白業初無路，點檢青山始欲愁。
左海此中纔咫尺，何年烟雨解扁舟。

九日與數客登喜福院之絕頂，晚飲茗飲閣。
子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
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烟村。

楚製隨雲物，蠻花照酒痕。
龍山嗟未久，藍水想空存。
鴻雁頻收喚，茱萸幾斷魂。
拍肩尋熟路，登閣換餘樽。
鍾梵規繩潤，親朋笑語溫。
加蓬携海嶠，間笛憶鄉園。
夢記南柯守，兵看左角奔。
詩凡羞晉宋，髮短任乾坤。
汝輩禪心起，今生道眼渾。
不知東嶂外，灑灑湧金盆。

秋日

鳴鵙初歇，樹猶陰黃菊紅。
榴色轉深，管領秋風有今日。
留仙裙稱碎寒金。
簸弄天風，髮彩涼西河一笑。
問吳剛借君玉斧，娟輕手留取箇中秋影香。

山静溪回綠樹晴鷺群點點雪分明影沈寒水初無
意只是魚兒獨自驚

癸通人之三山

君家雙峰下祝髮事香火豈無遠遊志因此萬山畏
坐閱腰包中未接話已墮翩然問知津九仙入風挖
真真荔枝浦華屋紛級砥邂逅倘逢渠同旋寧作我
閉門造車語雖陋佛所可他年笑相視此計無乃左

次嶺上壁間韻

雲卧雙峰祇對亭黃塵攀拂玉梅驚春風一棹歸未
早誰作窻間擁鼻聲

春風

一舉造物手萬生和氣中酒邊排雪意詩裏要春風
了了誰孤起活活我即空試詢三世事猶有讀書功

折山道中六言寄湧翠道人

折山有路可上他日雲巖萬家用處何曾觸石一禪
指頂天涯

雪暖網橫危磴日沈舟泊平沙款乃一聲歸去炊烟
逗起蘆花

牛卧黃茅岡底踏歸紅葉村邊可是太平無象溪橋
醉舞華顛

玉梅無意相惱，嗾人烟雨踈踈。擬寫箇中妙處話煩
不到西湖。草枯蟲躍，鷺響溪靜，魚行閃光。只麼時時管帶，可須
細細商量。既有女名靈照，何妨自作維摩，要見諸天辦供問他。
風月山河。寄龍十三。支願獨揖北窓風，怪事從今吐吐空。簡策不知春色
晚，山川渾落戰塵中。花飄茵席三生淨，草入池塘一
句工。想見楚龍無懷我處，扁舟遊蕩夕陽紅。

穀雨

大點紛林際，虛簷寫夢中。明朝知穀雨，無策禁花風。
石渚收機巧，烟蓑建事功。越禽牢閉口，吾道寄天公。

碻叟書云：牡丹醱醲已盡，胡不歸。

客次驚衰白，歸期先牡丹。空枝兼病力，啼鳥問愁端。
平日長相憶，東風恐不看。冰容亦零落，唯是有春寒。
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息軒繼作
隱几心疑水，携盃影照山。六窓開畔岸，一榻掃中間。
拍子方饒舌，花枝忽解顏。定餘牛自牧，夢起蝶相閑。
闌闌初無路，蓬萊別有班。歲年知夜失，面壁竟西還。

老矣從他笑，公子伴我閑。體坤詩更好，分寸許躋攀。
時到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常見虹，下飲溪中
魚。復聞子規，昔與春風來。此時携書齷齪，伴兒嬉。山晴欄拍投雌
寬身病林巒，歸子規短髮蕭蕭吹。易盡長江滾滾去，
何之欲追舊事無言說。更作三生石上期。
蓋竹與陳和仲昆季
玉樹成群不可攀，謾將牢落待蒼山。五年分手河梁
外，一夕連床風雨間。梅蕊凌寒春欲動，酒杯無力病
相闌。朱陳自古同鄉社，更約青雲作往還。

寄夢聲

滄海橫流無處安，只今且作夢中看。豈須遊戲兩蝸
角，收此微茫一彈丸。老境懷人山宛轉，春風着物鬢
摧殘。窮愁似與詩增氣，鬻雪敲冰字字寒。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秀出雪峯一千衆，挽回廬阜三十年。赤烏白馬吐解
句，黃花翠竹通幽禪。竺師不假報文度，鑿齒本自知
彌天。可憐烏石嶺下路，榕葉炯炯凝雲烟。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三篇 同揚良翰

漫郎古邑理蒿萊，五柳合抱何人裁。洛溪未作天寶

頌爽氣已壓南昌梅蘇公鄧公先後到一時玉立高
冤冤扁舟載酒渡江水千山軟翠昏樓臺窪尊拓飲
追太古雲荒石老無紛埃歸來玉署念赤壁側身西
望銀濤堆英辭傑句相震發尚記野鳥窺空壘只今
却數未百載蟲篆想見留巖隈中原膾脞雜夷夏淮
北城壘生莓苔公乎天與濟世具曷不手引臯鸞開
空道筆力配元祐頓覺紙上千軍摧禁中頗牧知在
即號令前日頌風雷丹青元向大羽出貂蟬要自兜
鍪未數公文字雖勝絕莫使變作離騷哀
東坡謫官未放回挑花不擊玄都栽機牙愛觸造物

手五見江雨肥江梅扁舟一笑凌浩渺瘦筇結伴登
崔嵬窪尊故事遠浪容鳥篆真迹追涪壘次山百涪壘銘見六
一漂流長有北闕夢邂逅果踏東華埃玉堂夜直對
同舍金燭照座花成堆帝觴雨露澆舌本忽憶樊口
傾山壘聯詩共刻醉眠處至今寶氣蟠巖隈閱西夫
子獨好事振垣行即吟蒼苔斯文突過元祐上已覺
萬丈光芒開臨風吊客感赤壁公瑾孟德俱彫摧英
雄割據亦兒戲安用七節驚蚊雷東坡羽化不復返
浪叟何日成歸未鸚鵡洲前舊時路寒波荒葦令人
哀

故園山水真奇哉三徑蘭菊當年栽自嗟流浪不知
返江城曉角愁吹梅詩書邀我忽半世車轂前却連
崔嵬試尋夷路到勝處馬力已竭烟輿臺去天尺五
吐傑句孔丘盜跖俱塵埃坐疑蓬島尋丈爾扁舟往
入浮雲堆肩摩嵒向挽焦眉欲倒瀛海為尊累夢中
失脚在何許千里閩越天南隈隻身形影自相弔俯
仰馬鬣迷青苔蘭塔彫謝如葉落荆樹條淡無花開
向來愚公不自度一手欲以太華摧那知天日山頂
露兒啼下眇雲間雷華亭黃耳竟安在遼東白鶴還
飛來終尋三十六峯去要做鼎許平餘哀

感事

大弓竊陽氏神鼎淪泗淵何須識微士周魯必不全
武庫一朝火斬蛇逐飛烟傷心眼前事氏虜定紛然

又

山川非晉土悲泣劫楚囚一語強自慰淒迷望神州
刺史下荆水司農耒石頭上園管夷吾過計非私憂
元規負康濟徒手嬰群雄兵從歷陽來無地逃姦鋒
誰乎死社稷千載一卞公英風與義氣建立成江東

雪梅

各一首

去年雪欺客平地一尺深謝遣東閣花那顧西床琴
故人初不知屋側乃見尋悠然振衣起誰復明此心
寒梅卧烟雨山澤有奇氣六龍扶翼之月袂攬雲纒
先生九疑仙心識真蒼我裁詩作花肯瘦淨乃可貴
小兒何自至揖我陳洲渡晴浪擊扁崖平沙起鷺鷥
蒼蒼川花開冥蒙山氣聚物情豈不嘉悶滯非所遇
鈴語出林表風期呼我住尋幽本素志觸熱詠嘉句

午枕得高深復覺清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乏濟世具
以茲一夢頃可况百年遇吐哉郭氏子破甑尚欲顧

自作挽歌辭

夏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囚疾雷且不聞烏知草蟲愁
強顏理簡編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誰復操戈矛
天涯念孤姪携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心往形輒留
先塋托仙峯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母往外翁今白頭
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氣欲無羗首
隸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遺我歸山丘
漆園夢方覺白衣雲正浮憑陵若蹈空何處停華輜

故鄉豈不懷一作戀屋食良一作易謀自我識廢興於

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挽謳不須生芻豢君

從二兄游漆園一作遠遠白衣一作丹冉正淳一作初淳

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挽謳不須生芻豢君

玉瀾集終

玉瀾集終

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

其亡也決不泯與草木俱腐觀

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

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

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人

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

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

蹉跎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
氣益高其詩閒暇畧不見悲傷惟
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真批糠土
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
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
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
直歆友淵明於千載至所謂自我

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道者
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
作於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
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
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
悲夫先生有先曰韋齋白首郎潛
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

古有建安七子之風常齋之子南
康史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
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
日梁谿尤袤敬跋

予承乏吳邑嘗手錄韋齋
先生集若干卷而訛闕無
所于考比倅新安謂文公
于紫陽書院紫陽常齋舊
遊地也因舉其故通守睢
陽陳侯性之乃出是編與

其弟玉瀾集一卷爰正所
錄本并刻之嗚呼是書始
行於南康再行於旌德今
不傳久矣新安為韋齋里
居而後學之仕於其地歆
徵文獻固不可無是書歆

邈本源尤不可無是書况
有裨於風化願見而不可
得者則是書信不可無也
若夫先生父子昆弟家學
之相授受序跋郡乘已載
顛末復何言

弘治癸亥春二月既望任
丘鄭瑀謹題

本姓謝
太倉浦泰心傳氏手錄時

雍正四年丙午歲仲春月書於杏花樓
通計二百
十五頁

